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咸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闢衢羣生悟無為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苣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至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遍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礫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八邪反四倒而歸一味折染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正白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貫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

邸長者常有千萬寶物在滿富城中
販賣復滿財長者經紀來滿財長者
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復
邠邸經紀是時邠邸有女名須摩提
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
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邸
曰此是誰家女邠邸報曰是我所生
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匹偶可適貧
家不時邠邸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
曰以何等故邠邸報曰門族財貨足
相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
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果來意滿
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
事別自供養邠邸報曰我女設當適
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
財聞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邸報曰
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
萬兩金邠邸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
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
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
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
為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
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

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
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
者滿財問曰我亦不用食但欲要與我
不耶邠祁報曰欲令若使可於後十
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還去
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無乘寶羽
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祁復莊嚴
已女乘寶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
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
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
國者當重謫罰若他國取婦將入國
者亦重刑罰今時彼國有六千梵志
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歛六千
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歛六千梵志之
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
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疊或被毳衣
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
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
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抱長者頭
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
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
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
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

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
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
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
尊卑無異共猪犬無別我曹不堪向
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
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
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
裸形人今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
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
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
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
寧斷命根終不捨此邪見之中時六
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婦罵詈
乃尒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
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寃愁惋我今
取此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
志名曰修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
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
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日為兒娶婦
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
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
長者問曰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
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

謂曰我聞神德今粗說原此女所事
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
詣阿耨達泉洗染之衣向彼大神天
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入
師可就此坐却後聖食金食盡在
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
是時天龍鬼神與歸洗衣舉著空中
而曝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
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
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真
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
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
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
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
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
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
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
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
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屬神　尒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徧滿祇桓舍　往往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桓林 [illegible]

如來笑放光

尒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
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
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
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荼
明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
繞城三帀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
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
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
在牛上坐往詣彼城尒時羅雲復化
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
彼城是時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鳥
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尒時優
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
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琉璃
山入中坐往詣彼城尒時大迦旃
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
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
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
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
迦葉化作五百匹馬皆朱尾金銀交
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

[illegible]

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
銀天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
變皆繞城三帀往長者家是時世尊
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向若
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
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繞如來
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
悉在空中作唱伎樂數千萬種雨衆
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
如來在空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
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
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
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
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
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
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
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
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
還捨神足入城以足踏門閫上是時
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
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
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詞欲不淨出家
為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撥三刹人四等利不惜舍貪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

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譯梵云名劬豆叉）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

憍慢爲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
爲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
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
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議刺是非
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唐突蹴蹹
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
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
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
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
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
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
爪聞之卽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
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誘誑
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
尒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
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
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
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
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
之旣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
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
一切法不受
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

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生毒今出 [illegible]
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
尒時長爪如好馬見鞭影覺即便
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
心即棄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
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
是負處門麤故眾人所共知云何自
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
語是麤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
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
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
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
亦不受則無所破與眾人無異何用
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
自知已墮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
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
是非不以為意佛心柔輭第一清淨
得大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為
說法斷其邪見即於坐處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
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
阿羅漢
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

[illegible] 第二張 武字

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
志名摩耶利為五百弟子作師復為
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遠近宗仰貪嫉不
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
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
索牛乳湩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
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
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會
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
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
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
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
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
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惡牛令自犨
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
還為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譏
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塹中
汝自往擊摩耶勑見汝將阿難示此
牛處慎莫為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
是悉大歡喜

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
門前因見阿難即謂晨朝持鉢住此
欲何求索阿難答曰如來身小有風

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
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
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
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
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
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
難勿為羞慚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
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阿
難如長者所言但為如來於五濁世
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
乳向者維摩詰雖有是語莫得羞慚
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
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
尒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衆邑中合
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牛阿難即往
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
手𤚦乳語適竟第二忉利天帝便從
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
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
請取乳湩即荅阿難我非梵志是天
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
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
牛帝釋荅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

[illegible]第十三張 誠 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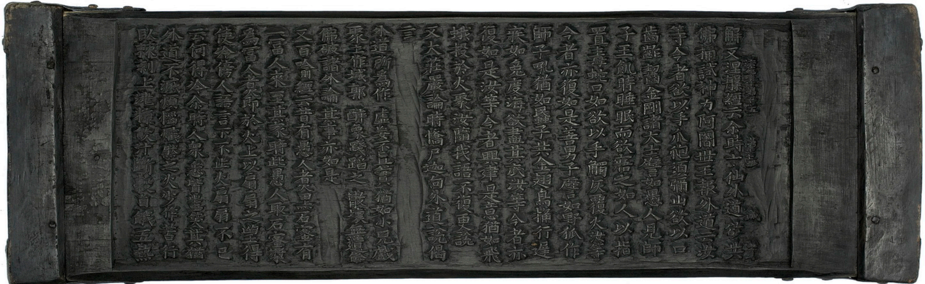
尚不朕佛律立功德何况小天向難報
釋為我求乳唯願開時釋應曰諾尊
即持四器前至牛所時牛背佳不敢復
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尒時帝釋
而說偈言
今佛示微恙 欲與我乳湩 令佛服之差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愛念
蜎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尒時犢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子相提我 何一快乃尒 取我兩乳湩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若是犢子便為尊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閻浮上佛 世尊一切師 世難得再見
我食當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受在六畜中 亦尒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此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方劫 今乃知有佛 知福得智慧
持我諸乳 盡意為持去 令我得智慧
得道願知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
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
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兇惡人
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尒想是阿
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猶如此何
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
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逮
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
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
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
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
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
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謗牴
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
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
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返
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返生世間當為
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逢識宿
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之
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
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
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
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

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
得須陀洹道
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
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俱往之一縣
而行分衛諸天龍神進於上待到梵
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
時梵志婦執瓔炊飯見光照身自得
安隱歡懌無量還顧見佛端政姝好
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衆
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餘奉進正覺
隱蔽畏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妄
所施必興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
即盛飯取汁一杓以用上佛佛以威
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覩口
歎頌曰

假以馬百匹　金銀校飾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杓飯汁　設以善寶車　載滿諸珍奇
杓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瓔珞飾　供佛一杓汁　其福超彼上
若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能施人　不如一杓汁
於是梵志皆往而聽聞佛所歎心懷

疑感而問佛言一杓飯汁何所直耶而
乃稱讚若于實施而云不如一杓汁
施斟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
千億倍報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
靈應長者之名以獲其福上至梵天告
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
誠乃獲斯言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
欲問卿一至誠答之曾亘往返舍衛羅
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衆五
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
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
佛告梵志卿其兩言實如芥子樹何
大乎對曰審尒不敢欺也佛又告種
如芥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
置所獲彌廣何況如來無上正覺無
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知哀無所不
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
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
像得爲男子生于天上下生爲人解
深妙法却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
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抱心自
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佛
即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


解又涅槃經云尒時士仙外道名共
佛捔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
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
齒齧囓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
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
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
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
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捔行遲
疾如兎度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
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
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
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句外道說偈
言
外道所為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蹋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喩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
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
為富人者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
使冷傍人語言不止火扇扇不已
云何得冷尒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
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
臥棘剌上逃㯋飲汁斷穀自餓五熱

灸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
徒為智者之所怪哂受苦現在殃流
來劫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
甚愛重婦無貞信後於中間共他交
往邪婬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己壻於
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齎
一死婦女尸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
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
時以一死尸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
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己
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
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猒傍
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
荅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
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
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為真實永不可
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又百喻經云昔有二賈客共行商賈
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
買真金者燒而試之第二賈客即便
偷他被燒之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
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

[illegible]

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己法中妄稱己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睹見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庫物而遠逃走尒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衣處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腳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為下以下為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為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者猶如外道竊偷佛語著己法中以為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

後還責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汲是愚
人云何須財認他為兄及其還責復
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財
物故認為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
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竊盜
用以為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
肯修行而作是言為利養故偷取佛
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
向愚人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其責
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

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誠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禎
邪徒虛抗志　鍱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明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 略引六驗

辯聖眞僞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衆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辯聖眞僞第一

夫邪正不侵禍福無雜自非極聖

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
天尊三十五諦計衆生之宜本皆陳
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道禮
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
各呂吏於機務並彌令於眼域辯御
垂張理路沈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
投趣未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
歸心凡聖稽首譽天無二日國無兩
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
咸稱正覺爲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
舟航者也
故史録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
與對曰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
王聖人與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
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與對曰五帝
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
人與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
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
子動容而荅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
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黙而
識之有機故舉厥未得昌言其致矣

又後漢時道人傳毅關譯佛化從法
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夢神
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既問諸臣
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
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
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
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
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
石室廣如前敘三寶記述傳云時有
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任行難測志
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
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朝信本帝
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
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
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
至天人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
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
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
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
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
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
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

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
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
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較
得辨眞僞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
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
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
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
五岳道士各賫道經置於三壇帝御
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
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沈檀
香爲炬繞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
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
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
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
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
眞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大上者靈寶
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
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
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聞
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
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暎蔽日光
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
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

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
皆繞法閣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
功德初立佛寺同苑福豐司空陽城
侯劉峻與諸宮人仕庶等千有餘人
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
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
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
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
廣遍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
疑與傳近出本無捕力之事等吳書
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為實錄不虛
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
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
五色光曜天地鎚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
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
歎希有瑞為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
教法初興名為建初寺勅下問尚書令
闞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
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
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
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
岳道士與摩騰捔力之時道士不如

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 [illegible]
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
家無人蔬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
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
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
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
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
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
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
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
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
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
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
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
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
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
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 [illegible] 吳主大悅以澤
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
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
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
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

果未辯揺懷而復不敢啇者正以
[illegible]儒
佛尊時秀李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
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
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
釋門有御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
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
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或問曰盖聞釋迦生於天竺修
多出自西番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
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
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彌盡費
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絶鑄
僧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
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
也
方外對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
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
親務防災於未地閒多福之因緣求
之如不及覩違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
國重大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
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
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

禍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
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
之魚實毀蒸嘗之獻冕充僕妾之衣
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
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
謂忠孝之道乎
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
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万
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
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
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廣濟
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
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
聖乎
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為苟欺之詭
言哉静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
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
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
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
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
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
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
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或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者不應奉
之於中國耳
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以
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
危害日既有之師亦宜今何必取同
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
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
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惑其道出於
遠方而棄其實
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
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
魏收南海之明珠亘厓象之牙用林翡
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
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藥
既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
以遠來而不用之哉
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
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
得局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
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
不在於此方矣
邪或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
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

與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詭
條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
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古豈無有
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
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
滋滋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
言哉夫能事未畢於上古聖人開端
於後代故棟宇易橧巢之居文字代結
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餘則先用而未
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嫌亦
如物畯藜藿長食粱肉少爲布衣老
過候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
之味候服晚過不如布衣之貴乎
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
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偕從乎來
去也
邪或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
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之軌
方外對曰嫉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
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嫉猶畏狗魅
亦懼經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

之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
遠之儔高德高名非佞非辟豈容餙
愛繁役末鬼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
魍魎之妖神又自東漢至我
大唐代代無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
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土民從魍魎之
豈搭入魍魎之徒界又上古帝自荒
蓋人倫並彝教而歸依居心以崇信
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暗妙
智見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詳其德也
凡曰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
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凡聖軌
摸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
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
言
邪或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
故沙門剃髮去鬚反先王之道失忠
孝之義耶
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
身而毋仁衛忠孝而倫存徒全膚而
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
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
顧膚髮割股納肝為傷其美剔鬚

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 [illegible]
者莫之咎未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
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豈敢兼
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
求福利顯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
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
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
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
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
於斯黜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
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
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
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
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
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
顧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
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
為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為不忠
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
便事泥瓦塔像尒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
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

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繪之
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土安偏從
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
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言耶親
不可忘故爲其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
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
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
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亦亦
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爲
功矣
邪或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
則政虐祚短耳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
斯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
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貫論之
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哭興妲己之
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
此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
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
齊恩德既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
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帝湯參辛之
咎揔十惡以防禁向使桀紂少欲之
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

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 第二十張 戒
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維納
之誚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
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
於未兆
邪或問曰有之為損無之為益故未
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簒逆佛
法來到多興悖亂余
方外對曰愚惡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
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
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
之時寧無簒逆寇賊奸宄作亡命於
罪無玁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遽
謂佛興簒逆法敗淳和專擅虛言皆
違實錄一縷之益佛猶戒之豈長簒
逆之亂乎一言之譏佛亦防之何敗淳
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
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
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
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
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譖之甚哉亦傷
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
避良可悲夫

邪感問曰天道無親報成無闕禍福（諸[illegible] 或 之）
善胡其爽與因何指若者翻尋遐齡
崇敬者無終感壽計應蘊福延慶積
惡招殃何乃進退錯指情狀昧然去
耶自乖若爲酬對
方外對曰道教浮跡詐明三報偏宗
譬擬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
與人事安尚未知死與鬼神今焉能
事矣後漢書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
以清虛澹泊為主祐善嫉惡為教旨
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
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
以荀悅碩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
聖乃育未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
回亦賢而夭絕商臣極惡而胤昌論
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
湯酷吏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屠戮
如此流例胡可勝言集或致疑故常
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徧知遐唱
三生廣敷三報欲使繫疑霧卷風滯
重披王謀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
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
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

餘福未盡惡來即加或禍殃尚在善
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
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洪纖開
以因簡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
叅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徵也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游三藏創茲而起青牛
西邁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以化
民或明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
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譯教
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
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
篇李聃躬闡自餘經教皆雜凡情尚
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
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
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
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
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卷真
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
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
華州前道士張賓譎挍本州刺史長
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
府扶風前道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運

尊四人又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
寺挑揃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
時萬年縣人素昧裝潢伺見甄鸞
道之處並敗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
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
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
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
留守段經事發為尚書衞文昇所奏
於金光門外勅令誅戮此是近事可
自同鑒文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
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文驗之部
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
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
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
真至寺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勅驅使假
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編集道
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
觀道士田仁慧郭蓋宗等摠集古今
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
更修改私竊佛經編取要略改張文
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
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
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矯詐道

經名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妄乾
棗香水但道經言齋拙扑雜惡處並
以除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
慧祥改涅槃爲長安經被殺不行今
復取用改爲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
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
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
夷檀越闍者達嚫之名今諸道士並
皆偷用未知此名爲是漢語爲是梵
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
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
人故知偷用具爲可測如老子依舊乃
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
異今時即妄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
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
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苻姚並
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
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
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
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出
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
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
並發聖教如是展轉編通十方及世

萬歲道藏經五百人金剛五百白象五
百師子如是所為皆作聖教若依佛
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
現借貝雜嚴香物無量無邊不可盡
述備在經文即時達者万無成一今
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
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是如是改換
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
佛說經並皆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
經生信即如
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
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
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
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
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
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
迹及大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並具
在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貴
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今許經書
余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
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者有
時處片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
不載上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

[illegible]
道業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悉
其偽起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
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
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己
法中以為自有以不解布置逆亂上
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
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衣入人舍
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
道士偷佛經將為己法亦不可怪若
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故吳
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仙有靈寶
之法其教如何闞澤對曰夫靈寶者
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發出
山谷非人所知直是幽居濫說非聖
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
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巳典
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
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敘周公孔子
制禮刪詩所以五曲三墳靡觀大羅
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之名安有
執玉璋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號
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
七寶之宮縱有道教辭天尊請子談

辯正論卷第二　第十張

虛言也此乃道聽塗說未足可憑
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綱制等事
義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
張詭述修靜妄言倖破逗遛猶如琳
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
偏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
暨苻姚皆號衆僧以為道士至魏太
武世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
祭酒之稱此豈琳之臆斷乃是史籍
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
中記摯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誘文老
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為菴現神變事
趣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搆斐然勤成
焉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聖朝九族
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
聞五千之妙門
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
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雒請
求捔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二十七
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
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
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
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

十卷抱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
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
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
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
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
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
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
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
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畢之國史
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
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
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
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
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
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
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
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
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為是
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縱其說
也應有時方師諮說處為是何代何
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
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敢字承
奬面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

敷五教社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
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僭制上鹿馬
識朝但以無識黃巿混真眞僞著見
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
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
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
得氷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
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
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微妙無爲行三
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
沛人張陵客游蜀土聞古老相傳云
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
王有天下陵不度已德遂搆此謀殺
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
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
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
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
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蠱蹤弗作又
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
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
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

三十六將皆著黃巾[illegible]遂與張角相應[illegible]
衆至十萬據換燒鄴城漢遣河南尹
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
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
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為益州刺史王
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
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
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
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悚被
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敢
矜媛言惑衆行禁步圖讖妖毒
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
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綿
溪館自稱得何聖誑惑人民重禁王屋
卻出其上三十五里安為壇受法令安
登縣以幕圍繞遂便斷匿如此經日
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
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同
惑蜀王令興逆云欲得大事須藉勝
緣遂教蜀王傾金寶造千尺道像
肆千人大齋盡毫帝形反縛頭手呪
而魘之河北大嶽仲御檢察得實送
身京者被問伏罪在市被刑並有大

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晃
事黃老潛作妖邪去大業末年有違
捕子真藏閑道術被送東京至年身
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編云子真近還
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
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喉
大語領鋭通傳入闇則遠氣小聲詐
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
官人初無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
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
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
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謁望時詐
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察達
機情知其詐訐入闇密候見望營聲
質時喝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
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迄至貞觀
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
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
並薄解章醮劾令事東宮或亂東宮
結謀大意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
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
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
郭行真家業卑微猶素奏聞亦許辭

音韓滙承傳奉勅令授龍寺山抹樂
上託天威戡亂百姓廣平財物狂誹極
甚并崇宗賊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
法聖上臨金照知僞付法法官推撻苦
楚方承勅恩怒死流配遠州所有妻
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豈逆相
仍左道部俗斯府頻興矣勅道士朝
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眞器識無取道
藝蝕然爲其不解醫藥薄聞章醮當
爲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効叨
授以榮班緣前驅使妄作威福兼以
交結遣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最人
財物遺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令
而僞數至數麦詐辨而潛請禁書
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溪千
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鍊
其瑕心權賤末數其總刑符宣書其
罪論斯咎豈宜從伏法以其余迹道
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淶愛州仍
即發遣今長綱領送至彼官司檢校
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
磑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

一稱惟賊飾黃巾興乎鉅鹿見書丹備 [illegible]
發自平陽而云服象雲羅斯言侵廷
衣同雨縠不近人情妄有獲觀乘龍
披巾布褐驅鶴策鳳冠載及冠所
以白為赤救之流皆非鬼平王會表
門之輩並匪冶頭又李聃事周之辰
服同儒墨公族誅漢之曰始有黃巾
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君也宗
旗取則斯興特可湮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
异流懸趣豈可以熠火之暉爭日月
之光隣滄溟之廣同太岳之峻故知佛
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達亦非黃
官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
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
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
報四恩並德以資三有豈其之大意
也信知三寶位豈同孔老兩教故
案孔老經書炎魏已來內外史籍略
列外道經中敬佛倫文且列如左既
欲已經依法違佛豈從邪愚依承正
典令詞詳言矣

一係道士法輪經[illegible]云天尊說偈誡[illegible]勗道
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眞
二係太上清淨消魔寶眞安志智慧
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天尊說願
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
得道如佛
三係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
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
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
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曰
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
見聞所未聞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
聽法
四係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
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五係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
善入泥洹又苻子云老氏之師名釋
迦文佛
六係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
旋大梵流影宮禮佛

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
[illegible] 第四十八張 [illegible]
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貴過截不聽
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
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
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
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
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
止
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旃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爲先 勤行當作佛 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
葉菩薩化游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
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
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
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游仙道
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
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
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
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
法開二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
為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
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
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
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
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
時僧至燒香右繞七帀禮拜恭敬沐
浴而止
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
言則志於佛敬於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
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
報
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
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
勸善了無從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别
施撒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三

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聡好
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
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
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
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
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
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
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
不擇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
佛道各數其敎大師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
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
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
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
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
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
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
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列道無[illegible]未知此無
爲眞[illegible]者是眞學今時道士安常不禮三實便盡天尊[illegible]子師[illegible]是[illegible]見之人非眞弟子便同[illegible]識之徒何須[illegible]此[illegible]皆[illegible]則一切道俗者須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
捨邪歸正第六

[illegible] 弟子張[illegible]益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
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
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
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
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
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
永絕辛膻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
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
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
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
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
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
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
群生於欲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
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
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
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圓常無復潛
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
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
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
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
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
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
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
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
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
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
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
十五種名爲邪道
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
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
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
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
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僞就
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
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
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
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淸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
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弟子其餘諸
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
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
尹邵陵王上啓云
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
妙色身蕩蕩無際假金輪而露物
託銀粟以應凡般若之利刃收涅槃
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
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
會敎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
方無盡並永淸日感霧散雲除燎火
瑩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
出世冥此冥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
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
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感于京
雒恒星不現周鑒金娘徵滿月圖姿
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地華俗
潛故龍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
失津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値皇帝
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
照淸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

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
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
萬邦迴向俱禀正識幽顯靈祇皆蒙
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
莫不虔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
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
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
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
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剎相望講會
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事
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
之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
菩薩大戒識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
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
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
因宜加勇猛也發李老道法詔北齊
高祖文宣皇帝昔金陵道士陸修靜
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
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
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
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

教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賂諸貴游託
以禳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
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道者十人親自對較于時道士呪
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
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
女擁夾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
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鳥睨雲漢高談
自矜諸術道術仍又唱曰神通權設
抑挫强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
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
統法師與靜捅試上曰方術小技俗
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
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
尋覓有僧名佛僑乃文字曇顯者不
知何人游行無定飲啜同俗時有放
言標結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
交于時名僧咸集顯居末座酣酒大
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
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
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與將來
於是合衆皆悍而慢上統威權不敢
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

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
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我已
現一卿可現二答無對之顯曰向呪諸
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可命
取綱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
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
舁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文
令呪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无賴
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為內
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為外外則大也
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
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曰驗蔵
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是宗在一求
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
妄俗人未寤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
虛焉在瞿曇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
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須
勤進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
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
心者可令染剔余日斬首者非一自
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
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絕

法苑珠林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張 戒 惺

[illegible]

致使唐境國無兩信說于闐初勅開

其術至大今東川紫微宗無足訛言

一至大唐貞觀二十二年有吉州囚人

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嶽真仙圖及籍

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

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主大

夫有此文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

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為皇

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廨

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

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淵宿將

為圖讖國封此圖及經驗罪申省奏

勅勅令省官勘當時勅議郎刑部郎

中紀懷素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

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問

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矣

為畢書非今元等所造

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

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

畝令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業上

請下清都觀僧尼戒醜亦合蔭田三十

畝此經說為殘除道士女道士既無

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並滅道

主等嘗騁懽怡畏發蔭田私憑奏官
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
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
勅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
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
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
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謫刑考
使人京朝集指得此文者總取禮部
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
鑿在僞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
識之徒將爲聖說晉彭城郡有釋道
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
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賚
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
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游學迨至
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游心府
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
勅入逍遙園與什參正詳譯俄而師
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
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
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
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
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

見其石眼使得願亦或之婆羅門乃
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
秦僧捷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
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
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
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
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
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
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
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
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
會闕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
擬相酬抗鋒辯飛云彼所不及婆羅
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為本融
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
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
大秦廣學那忽輕尒遠來婆羅門
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
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
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
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
披翫殷勤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
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

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illegible]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
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
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
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
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
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
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
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
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
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
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
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
歲事周為守藏吏至簡王十三年遷為
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
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
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
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
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
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
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
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
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

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illegible] 滅 享）
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
當時於佛迦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
識同瓮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
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
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
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
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
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
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
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允文宣勅語
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
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
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
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大
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
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
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
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極刑
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
諫帝乃止配徒馬邑（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
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

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為勝教太元
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便殯斂數
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
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
解其縛徹驅而去道路脩平而兩邊
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
其中宍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慧行在
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修福人
也慧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
耳慧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
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
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聽
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慧
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
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
向所逢比丘亦隨慧入申理甚至云
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
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
人命慧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
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
故也將遣慧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
歷觀地獄慧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
至諸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

罪報見有猘狗齧人百節肌肉散落
流血精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飛來
甚速欻然而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
其人號轉呼嗷筋骨碎落其餘經見
與趙泰屑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
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徧乃
遣慧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慧一銅
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
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
愼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慧家於京師
大桁南自見來還達皂莢橋見親表
三人住車共語悼慧之亡至門見婢
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慧將
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
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尒而滅至戶
聞尸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塞
音多不得裹回囙進入尸忽然而蘇
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慧後
爲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
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
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
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 右二驗出冥祥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

法苑珠林第五十五 第三十四張 成

符縣人少年出家清卓倫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為常業勅歷邑義曰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處雖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璿赴之來既後三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璿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眾議紛紜頗相凌侮璿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于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耆聊唱言風鼓謗來周正又禮還倒璿曰天明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惑不測吾風合眾驚懼一心禮璿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時皆來請璿受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召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

勅彫造